

小說組
冠軍

梁莉姿



筆名白懿，中學剛畢業但未有大學收留。關於詩社社員，寫詩，也寫小說。想學習溫柔但大多時候暴烈。深信時局紛亂，便只剩下書寫。而文字總是與現實不符，一如本人。曾獲第三十九屆青年文學獎初級組詩組及小說組獎項。

南村之死

阿園（一）

——她覺得這世界是一個大商場，每個人最終只能住在商場一隅，購買或是被購買，比如記憶，比如居住的地方，比如南村。

一切源自那天的雷聲。

她一直記得那個黎明前的黑夜，蒼穹染上墨黑一般的深沉，彷彿是怎樣也化不掉了。屋子外雨下得暴烈，嘩啦啦，嘩啦啦，顆滴打落在屋頂，掃過窗邊。頃刻就打起雷聲，轟！轟！的，一直沒斷。她打小起天不怕地不怕，偏生就是怕着這雷，教她老記起那年打雷，爸就一去不返了。一整夜睡不安寧，心尖兒懸到頂處。終於再一道閃電自窗畔劈過半邊臉，接來的雷聲便大得像要撼破她耳蝸一般——便是此時，母親走進來，低聲道：「阿園，咱們得起床了。」

阿園就下了床。那時還是寒冬，她穿着厚厚的棉襖，光着腳丫

子，摸着黑想找襪子，忽倏又是一聲雷，她一驚，就不巧一腿踩中牛奶的尾巴，牠淒楚一叫，反身咬住她的腳背，疼得她倒抽一口氣，想抓起牠時牠卻已又靈巧的躲進黑暗中的一隅。「臭牛奶，越長大越不可愛，嘖。」阿園邊蹙着眉邊洗臉。

阿園梳洗乾淨，從村屋走到田埂間，雨水已經覆過每一條水溝，路上走起來濕滑異常，而村民已列好陣勢，手裏拿着各種工具，冒着雨守在被鐵絲網圍着的田前。她披着雨衣，水珠就一直順着前額滾落到她的眼鏡，教她看着這一切都似是放大了的，卻又模糊而不真切。

然後，她就看到，人群中，九姑婆矮小的身影。她那雙本來該是收割芭蕉葉，採生菜，捻辣椒，替她束辮子的手，卻提着笨重的大鐵剪，不理會他們擔憂的勸告，一把夾着韌硬地鎖着田野的鐵絲網，卡！一聲就斷開好一片。九姑婆使勁推倒比她還高的鐵網，意圖攀過去，口裏不忘唸：「村子是俺們的！收不得！日你媽的政府！」話才說完，手就因滑溜而抓不住網，腿一滑，整個失去平衡，摔倒在地。

阿園怔怔看着倒下的九姑婆。看不到開始亂作一團的村民，相互起哄，甚至有力壯的村民跑過撞到她的肩也絲毫不覺，雨鋪天而至地下起來，整個世界彷彿被不斷繁殖的海藻籠住，只剩下倒下的九姑婆顯得那麼鮮明。直至髮梢上一滴水滾落至眼眶，她一澀疼而眨眼——

然後她就醒了。

阿園記不起自己是第幾次做這個夢，每一次每一次都在同一樣的雷聲中開始，復又斷在同一個骨節眼兒。這樣驚醒，就再也睡不着，陷於惘然和驚恐之中，拼勁喘着氣。

陽光好像照相機一樣尖銳地曬到她的臉龐，她坐起身，看望窗外是高聳入雲的樓廈，再沒有阡陌交錯的田埂，呆頭呆腦的稻草人，或是，九姑婆在田裏邊拭着汗邊收割着生菜的身影。

連牛奶都不再在這裏，以前老覺得牛奶不黏人，老擺出一副欠揍的慵散樣子很不討喜，孰料到後來她和母親選擇了上樓，搬離村

子，住到一個個倒模一樣的屋邨，養不得寵物，才想念牛奶在她唸書時會爬上她的腳畔，背着她睡覺。

也不過是，半年的光景。自九姑婆走了以後。

* * *

而其實，九姑婆這一輩子都沒生孩子，也不知是誰先喚起，到後來村子裏的人都不知道她本來叫甚麼，只道她就是誰的九姑婆，便成了大家的九姑婆。

當南村還是南村時，沒有人不認識九姑婆。她是逃難來的，年輕時便喪了夫，靠了一點錢，在南村向一個地主租了屋子和田，簽的是長命契。靠着種農作物，甚麼都試點，這天種日本蕃薯，明天又試試土豆，自家吃夠了，週末就乘車到市區賣去。

九姑婆老愛喚着孩子們，圍在一起教他們用玉米皮紮成不同的動物，螃蟹，小貓，牛……又割大片的芭蕉葉送給他們，讓他們在炎暑下拂着。又或是替女孩兒捆辮子，那陣子電視放《還珠格格》，好幾集放到一個蒙古來的公主叫甚麼婭的，束得一頭都是小辮子，甩起來多好看。便一個個起哄着磨着九姑婆替她們束，束好了又拿着大把芭蕉扇，跟男孩們鬧玩着，一個裝孫悟空，一個裝鐵扇公主。

九姑婆的手很巧，個子雖小，力氣卻也大。白日在田裏，套着頂草帽，扣至下巴，肩上挑着一根竹，末端吊着兩個大水桶，後來阿園老想，定是挑太多年了，九姑婆才會老是這麼矮。黃昏時她抱着那天收的菜，換過圍裙做飯，做好就叫別人來，多添一雙筷子。特別是她自家弄的辣菜脯，好吃得別家也叫她裝成瓶子送去。夜裏，九姑婆就架起老花鏡，一手執着線，一手執着針端，把線頭放進口裏舐一下，尖了，就穿過小孔，替村裏的孩子們補丁。

有時候夜深，九姑婆倚在籐椅上睡了，電視和燈也忘了關，光從屋內映出來。隔壁的秀姨看到，就放下手上正在洗的碗碟，走過去取出她的毛衣，披在九姑婆身上，順道關掉電視和燈，怕擾着她睡覺。

日子過得這樣，恬靜而美好。

秀姨（一）

——當繁華落盡，最美的年華如花褪去，生命中所有豐盛與劫數都已歷過，悲傷和苦難一一都散成春泥，明年此時，便是菊花盛開的時節。

秀姨在車站，手挽着好幾袋菜，一時電話響了，遠遠便看見一個上班族女郎踩着高跟鞋走來，朝她揮手，她便向她遞過其中一袋生菜，接過對方手中紙幣，又找了零錢。然後又是繼續等。秀姨嘆了一口氣，心道大概今天又是被放鴿子的命。若是以前，她大概早已怕麻煩而早早跑掉——她一直是內向的人。

又等了半小時，另外兩個客人都致電說忽有急事，改天再約。她只好提着菜，轉身跨上單車騎回村子。那時已是六時多，暮色未央，月盤兒秀了半張臉，天空帶點淡淡的黑，她騎到一條岔路，又開始想不起該往左還是往右，只得沮喪的蹙着眉思索。搬來新村子也快半年了，她卻老是記不住這裏的路，要不就常跟南村時的路弄混，該直走的忍不住拐了彎；該左轉的往右轉。秀姨是快五十的人，習慣對她來說如同呼吸一般日常，半年的光景怎麼及得上數十年的記憶。

結果硬着頭皮挑了右拐，還真是選錯路，走了好一大段冤枉路才回到村子，剛回去便看見阿明爬在木梯上，手拿着釘子和鐵錘，攀上屋頂在薄薄的鐵皮上狠狠的敲：「這狗日的沒好東西，甚麼臨時屋，他祖宗的！一吹就倒，準是賤貨來着！」秀姨就知道定是臨時屋的牆身或是屋頂又不穩了，村民搬來新村子才半年，屋子都還沒建成，政府為了安撫他們就趕緊築了四、五幢臨時屋，每幢三層，每層三個大房子。他們四十戶人家，湊合湊合着，勉勉強強的也算是住下來了，只是擠在這麼一個小單位，終是不慣的。承建商又說因為這塊地不曾打算用作居住目的，還是村屋，一下子建不好，讓他們將就將就，這一將就，就將就了半年。秀姨望向遠處的空地，

還是空空如也，眸光就立時黯了下來。

四十戶人家。好好的一條南村，住的是百多戶的農家。就一個勞基子高速鐵路，就輾過他們這麼多年來的歡愉和寧謐，雞飛狗走，一一鳥獸散，剩下的，只有他們這四十戶人家，擠在這片全然陌生的土地，遠方是摩天大廈，高樓商場。她卻想念起年輕時，和阿明有事沒事就跑山上去，那裏有大片暈黃的花田，開滿爛漫的菊花。遠遠望去，更高的山層巒聳翠，雲霧繚繞，像一幅濃淡相宜的水彩畫。夜了，他們就到山腳看螢火蟲，阿明替她抓了好一袋，笑說這是天上掉下來的星星。她帶回家，繫在橫樑上，閃着微光，暖暖溫溫的一點點，真的像是繁星一般。兩個人，便是這樣，靠在一起。

他們這一代的人，在村子土生土長，小時候總是挽着母親做好的飯籃給父親送飯，走過濕軟的田坎時，還得小心翼翼而謹慎地抽起褲腳，一腳踩在上面，保持平衡，稍有不慎即沾得褲子都是泥濘——而這往往是最難洗淨的，母親必定又要開罵。送完了，就跑到溪邊去抓魚，玩水，或是去農棚去餵豬或是餵小雞。有時候做錯了事，母親提着衣架追着她或是哥哥責打，他們就忙不迭爬上屋前兩棵果樹，一棵番石榴，一棵龍眼，番石榴清香甜美，龍眼透瑩如晶，不忘摘好些便吃着，便懶洋洋地聽樹下母親的指罵，氣得直跺腳。

那些璀璨的童年，好像一隻誤點的紙飛機，只在她手中停佇片刻，復又乘着風，一去不返了。

現在，甚麼都不剩了。哪裏還有星星，哪裏還有螢火蟲哩？這裏街燈一根接着一根，灼目欲盲，甚麼都看不見了。秀姨抱過牛奶，心裏是濃濃的失落。

*

*

*

「遷不得！俺在這生的根，走個屁！」拍！的一聲，九姑婆一手掌拍在桌上，震得政府發下來的文件也抖落好幾張。這幾天以來她的脾氣都不大好，自從早些日子村裏的年輕人帶回來消息，說政府規劃要建一條連接兩個城市的高速鐵路，而南村在規劃範圍中，

因此必須遷離。最後村子分作兩派：一派主和，打算順從拿了補償金搬遷，另一派以九姑婆為首，堅持不遷不拆，站起來抗爭。

於是便開始了無數次約見，在一次次失望，官員們官腔的忽悠工夫、推搪技巧後，轉變成示威，遊行，響應的人越來越多，大眾越來越關注他們。正當他們以為看到一線曙光，多月以來的堅持換來成功之際——

清拆南村的議案在法會中成功通過。

在會議廳外等了近十小時的村民終於忍不住開始哭，九姑婆激動得幾乎暈倒。那夜月光特別明亮，映在她蒼老的臉上，半面玲瓏半面暗。她竭力冷靜下來，讓大家別灰心，要繼續撐下去。秀姨在旁看着，窺視她的側臉，蘊着的，是濃濃的疲憊和悲傷。

然後一切急轉直下，議案塵埃落定，傳媒的關注也少了，對政府的壓力也頓時少了。開始有地產商、承建商每天派不同的工人來村子裏，量這度那，甚至駕來各種機器，開始修築部份已經遷離的居民的屋子。政府人員也再三來警告，勸喻他們在最後限期前必須搬離，又在田埂附近圍上鐵絲網。村民多次跟他們口角，甚至動武，結果被控傷人，上了法庭。

當中甚至有最疼阿園，自小教她唸《三字經》的華叔。阿園也有去聽審。

那些曾有的微小快樂逐一散失於繁華的建設藍圖中。就像一瓶盛滿像波子一樣的糖果的瓶子，摔破在熙來攘往的柏油路上，一顆顆滾落到她所不能觸及的地方。阿園想。

一直到那天，在收村那天，發生了九姑婆的意外。

秀姨（二）

九姑婆死了，南村也死了。

秀姨總是非常記得，那些政府委派的保安人員，是怎樣粗暴，強行地闖進他們的村子，駕着一輛輛起重機，吊臂車來到村子，當

村民堅執地守在田埂和屋前，手扣着手築成人牆，保安人員就四個一隊，兩人抱兩隻手，兩人抱兩條腿，硬生生的，把他們一個接着一個，像扛着待宰的豬一般，抬離田野：「操你媽的！不要踩我的菜！不要！那是我的田！你們沒資格踏上去！不要……」到後來已是哭腔，她和好幾個年幼的孩子嚇壞了，忍不住抱起來哭。九姑婆最愛的西紅柿田被他們肆意踏個稀爛，秀姨從來不知道，那些嘴裏說要締造美好、和諧、文明社會的政府，原來就是像土豪惡霸一樣。

好幾個力壯的村民死命掙扎，推開保安們，口角，吆喝，爭執，尖叫，哭喊……然後警察來了，把他們帶走。接着，秀姨看到，他們的祖屋，那所她剛新婚後，便有份修葺重建，鋪紅毛泥的祖屋，被吊臂車輕輕的，就像電影裏放的，一下子，砸碎了。

那時候她新婚燕爾，家中的男人都得外出工作，白日阿明得看着村口土多的生意，老爺便問她會不會弄紅毛泥，擔沙，傍水。她向來是少說話多做事的人，老爺召了一車子沙，她花了兩三天就弄好了，村民從此不再以為她只是個外城嫁進來的小姐，都誇她是能幹的媳婦兒。於是，重建的工作就交了給她，她弄得很用心，想着這是老爺奶奶要住的地方，甚麼都親力親為。

沒承想途中卻傳來奶奶患了癌症的消息，阿明和她本來想把所有積蓄花在醫療上，奶奶卻按下他們的決定，說：「不礙事，不礙事，裝潢要緊。畢竟那屋子啊，是得留給咱們後代住的嘛。」

是的留給咱們後代的。

秀姨就這樣，愣愣的，看着吊臂車，想起奶奶在病榻上，拍着她手背，淡淡漾起的笑容。一瞬間，她便懵了，尖叫一聲，也管不得危險與否，就奔過去保安們，死命打着他們，嚎哭着，彷彿崩潰似的。

秀姨從沒這樣失態過，一直以來，自收村到落定要拆，她都是逆來順受的，默默的，唯唯諾諾，人云亦云。直到那刻，她才驀然意識到，她的家，不復存在了。

拆村天天都在進行，更多人家心灰意冷，紛紛改變主意拿了賠償金跑掉。這樣的情況也弄得許多家庭內部分化，好些不願走，其

他家庭成員卻已拿定主意跑掉。像是她看着大的阿園，因為她媽決定好搬去跟市區的親戚一起住，便拉着阿園走。阿園只得把她從小養着的貓咪託付給她。她走那天還吵了好久，鬧得扭死命坐在土多就是不願走，咬着唇忍着淚，手磨着裙襬，就要哭出來似的。秀姨看得心也揪成一團，彷彿被撕成碎片般，阿園這個孩子她打小疼着的，今日一別，怕也不知何時再見。

最後剩下的，只有四十戶人家，在多次會議後，終於決定一同拿賠償金，集起來買另一塊小地，另闢新的村落——便有了現在的新村。

那時候她以為人生難熬的是無家可歸，後來她才知道，原來是從頭再來。

她和阿明，加起來是百多歲的人，這時候才來搬遷，甚麼都得重新再弄：建屋子，申請復牌，在一片完全荒蕪的土地，鋪電網，搭水路，煤氣，電話線，重新認路，所有交通工具路線圖……起初時電力和煤氣公司還未能供應穩定，他們又得在外扛幾台大型發電機，自給自足。有時候晚上洗澡，忽然沒了煤氣，應頭而灑的頓時成了冷水，害得差點得病。秀姨很難過，在夜裏背着阿明悄悄掉眼淚，也不敢抽鼻子，怕讓他知道，害他也難過起來。明叔呢，卻其實甚麼都知道，甚麼都沒說，只是輕輕從後抱着她。一如年輕時，他們跑上山上，看那片花田，她低頭採着菊，笑靨如花。他便一下子從後圈着她，那麼溫柔而堅定。幾十年了，幸好還有擁抱，幸好。

阿園（二）

九姑婆就這樣，沒有再起來過。然後她又夢見，那些像怪物一般的車子，一所一所的砸碎她自小穿梭過，玩着躲貓貓的屋子；那些保安，一個接着一個踏爛九姑婆的田；連同那棵上百年的龍眼樹也給鋸掉。一切一切顯得那樣鮮明，她就想起小時候曾養過的小雞，時時刻刻跟着她跑，夜裏躺在她的懷中，她也忘了牠睡覺不。直至

那天，她回到家，發現小雞不見了，就問媽，媽在做飯，說不知道。到了吃晚飯的時候，媽把熬了好幾小時的湯煲掀開，內裏赫然是雞湯！

於是阿園就開始常常嘔吐。

儘管在那後母親竭力解釋那隻雞是她從九姑婆那要來的，並不是她養的那隻，並再三澄清自己確實不知道小雞去了哪，阿園都只是半信半疑——她甚至不敢向九姑婆求證——如此，她跟母親，便有了隔閡。而其實，這種隔閡早早存在於爸消失的那天，只是誰都沒戳破，她知道，打從爸不見了後，母親便恨透了南村，即使這裏的人多友善，即使這個村子多美好。

而那時候，她便感覺到同樣的氣息——那些她所一直堅信的信念，重視的東西，同樣在剎那，崩塌，毀壞，好像母親掀開湯煲的瞬間。而其實，阿園一直相信自己生着某種病，一直沒有治癒過，那麼多年過去，她好像都是那個六歲的孩子，只能活在南村。

舒羚（一）

舒羚是外省人嫁進來，父親是商人，直至遇上來城裏當送報的林培宇。典型的窮小子與富家女的故事。於是，年輕而衝動的女孩罔顧反對，更不管一切與少年出走。誰想到會來到這個鳥不生蛋的地方。一腔愛的幻想無法跨過認知差異的鴻溝，所有愉悅和激情湮沒於磨人的日子中。這裏沒社交舞會，沒有鋼琴，沒有洋服店，只有一群愛七嘴八舌的大嬸，老是跑來跑去的孩子們，還有又髒又臭的牲禽。這不是，不是她渴望着的人生。她這才終於清楚，生活是浪漫的致命傷，又或許，其實她從來不愛，她愛的是她的想像，僅此而已。但是，她回不去了。

苦悶逐漸被怨懟蓋過，她恨他的喜悅，恨這村子裏的寧謐，她才不要這些東西。他們居然可以為了一隻母雞下了一頓蛋而談上一整天，她們居然可以把孩子們沾了尿的衣服就這樣、晾在屋外，還

笑指風吹起來像一面旗幟。這樣的無聊而枯索，她感覺到自己正一點一點蒸發。她不再愛笑，整天發脾氣，尖酸，斤斤計較。

再後來，便有了阿園，她更走不得。滿肚子怨恨，她一遍遍咒罵林培宇，每一天每一天都恨不得他去死。直到那天，他冒着大雨，說要去後山，替她摘些金嗓子潤喉。那陣子剛生了阿園，孩子老是夜半哭，她聽着煩躁，更是加倍的動輒開罵，指着他鼻子破口大鬧，罵久了，喉也疼起來。他從沒說甚麼，現下聽得他還這般為她，心頭一熱，面子卻是拉不下，只得摸了摸鼻子，冷哼一聲。

「我很快便回來。」他披着雨衣，半個身子跨上自行車，轉身向她從容一笑。就像那年他們初遇，他到城裏打工，當派報的，每天早上就是這樣，把報紙遞給她，拉下頭上鴨舌帽，笑得爾雅，這一笑，便在她心裏開了花。

直至他走後，她才悄悄在窗前瞟他騎着自行車的背影，漸次被大雨和霧霾淹沒。誰知道這樣一瞥，便成了永訣，從此他再沒回來過。直至他們送來他的遺體，是在路上遇上山泥傾瀉，給埋掉了，而他的手，還牢牢掐着要給她的金嗓子。

舒羚整個跌坐在地，腦裏一片空白，不過是一晚，一晚前他還好好的，朝她笑，會走會動。可是現在，他卻死了。她不知該怎樣反應，就像一直追着一道影子，卻在最黑的地方，徹底遺失所有線索，再也沒可能重遇。現下她是恨也不得，愛也不能了。

因此當她知道村子要被拆掉時，舒羚毫不猶豫選擇了拿賠償金搬走。多好，這麼多年，她終於能夠離開。離開，這意味她終於迎來解脫的一天。舒羚卻不知道，這些年鎖着她的，從來不是這條村，是記憶。

阿園（三）

她走那天，她和母親拉着行李一步一步沿着田邊小道走，好幾次行李輪子磕到路上石子，整個翻掉，她又得提起，再拉。如此反

覆幾次她就開始想哭，這時候一道偌大的影子蓋過毒辣的陽光，一隻溫暖的手接過她的行李。她抬頭，是老教她背成語和三字經的華叔，朝她一笑：「儂黃毛丫頭，哪來的力氣欸，偶來啦，意思意思。」就信手牽過，替她拉到村口。

來到村口，母親召的貨車還沒到，她就坐在士多，要了枝可樂，秀姨找了零錢給她，牛奶就伏在盛滿百力滋的紙皮箱上，又繼續懶散睡着。她忍不住撫牠的毛，明明交付給秀姨那天也沒這麼不捨的。朦朦的電視正放着周星馳的《唐百虎點秋香》，放到石榴穿得香豔，啣起紅唇，她瞄到，忍不住大笑起來。車子來了，母親把所有行李都搬上去，喚她上車時，她裝作沒聽見。於是母親來拽她，她就死命坐在士多中，嘴裏含着飲管，連聲說：「我不走，都未放完。」手死扳着士多的牆，指甲都刮出粉來，教在旁的華叔，還有士多裏的明伯和秀姨不知如何是好。這麼僵持着，牛奶忽然就醒了，躍下箱子瞪着她猛地喵喵叫。她眼眶噙滿淚水，咬着唇抽起鼻子：「我不走，媽，我不想走了。」

母親便甩了她一記耳光：「別在這種時候才來耍任性！」強行拽了她上車，立馬讓司機開車。阿園便回頭望着漸次渺小的秀姨、明叔、牛奶、士多，以及，整條南村，她的童年，她的家。她再也按捺不住，倔強地抿着唇，淚水就一顆顆滾落到她的手背上，灼熱非常。

* * *

現在，阿園住在三十多層高的大樓，每層有十六戶，日夜相對，她卻對鄰居一無所知。有時候在房間從窗前望向蒼穹，竟覺得這距離比以前更遠了。這個沒有星星的天空，是屬於城市的，卻不屬於南村。

她居住的地方，附近都是商場，五光十色的霓虹燈，只有快餐店，連鎖店，琳琅滿目。這裏每個人，都掛着讓她不適的笑容，招呼着她，直至晚上，他們全都褪下所有表情，連同感情，沉默而冷漠。

他們都在販賣自己，並購買另一些人。

她覺得這世界是一個大商場，每個人最終只能住在商場一隅，購買或是被購買，比如記憶，比如居住的地方，比如南村。

她最近看報紙，說要為建而把南村拆掉的那條鐵路的工程，因為其他城市太多意外和故障，其中一宗甚至死了三十多人，而必須無限期擱置。阿園看後，久久不能動彈。

秀姨（三）

現下，新村雖然還有許多不如意，他們卻終於成功重新在村口開回士多，賣日用品，賣小吃。最近還新引進華叔自家煮的紅豆沙。她閒來無事，也跟村民一起下田，種些甚麼，甚麼都試一下，種多了，就拿來賣。互聯網真是個神奇的東西，村裏年輕的一輩教她在社交網站開個賬戶，再上載些新鮮果菜的相片，並指定可在鐵路車站交收，間中也算是多出些小收入，樂也融融。

而其實，他們所求的，不過是，清晨起床打掃，種菜施肥。晚上共對，舉杯望月。屋前一片小田剛撒滿暈黃的小菊花種子，貓在籐椅上打着呵欠。而她等待他回來，端出冒着熱氣的湯，相視莞爾一笑。

當繁華落盡，最美的年華如花褪去，生命中所有豐盛與劫數都已歷盡，悲傷和苦難一一都散成春泥，明年此時，便是菊花盛開的時節。

得獎感言

其實是，沒想過會得獎，比如說本來就沒想過要寫。我得考試，我每天補習，我上課，我留心，然後我不知道自己在幹甚麼。他們說我得考文憑試，所以我就不該有一點的分心。

然後我就，最後一次上序言，看到《菜園留覆來人》的出版，我就無法不想

起這兩年來我關注的所有。我看紀錄片，高婆婆，割大塊的芭蕉葉到市區賣，有美好的果園。然後，他們說要收村子，守護着村的村民就，一個一個，被抬走，田被踏得一塌糊塗。他們吶喊。我除了哭，我甚麼都做不到。

請原諒我，寫者總是無力。又後來，我到了新村，看他們新的生活，努力收集小小的幸福，割菜，養貓，他們都友善溫柔。自己焗麵包，製果醬，有好吃的薏米糖水，熱心為我盛。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熬過來的，我只能又開始哭，誰就來拍我的肩，摟着我。

於是我就寫，以我的方式，書寫。我不知道書寫的作用，但我只望你們都記得，有這麼一個地方，這麼一條村子，有一群溫柔堅定的人。這個獎項不屬於我，它屬於菜園村的大家。謝謝。

“ 評審意見

潘國靈先生

以不同人物交錯串連，將一個「南村之死」故事寫得細膩動人，社會性和哲思性兼備，帶出城市重建、村鎮生活、消費物質化等思考。

施叔青女士

「南村之死」為徵文首選佳作。這是一首失樂園的輓歌。雖然是常見於中國的強迫遷村的題材，但作者的敘述方式頗見巧思，並非採取平鋪直敘的情節來發展，而是創造幾個人物：舒玲、阿園母女，九姑婆、秀姨分成幾個段落，分別敘述被迫遷離南村前後的過程遭遇，以之組合成為小說的架構。

小說一開始，運用隨母親移居城市的阿園所做的夢境，倒敘九姑婆為抗拒政府以建鐵路為由拆去南村而犧牲的往事，接下來跳接被迫遷移到新村落戶的秀姨的不適應感，結尾是鐵路始終沒完成，秀姨和丈夫歷盡劫難，在新村迎接未來的新生活。

小說的時間在現在與過去交織，空間到在南村、新村，以及大商場似的城市，三個地點來回敘述。作者文字駕馭能力熟練，人物心理轉折描寫細膩，尤其對秀姨與丈夫這對平凡夫妻的款款情深，寫來溫馨感人，作者以抒情的情懷，對南村牧歌式的懷念，與政府的無情粗暴形成對比，值得肯定。

”